

朱子訂定蔡氏書集傳

三

春法夏百秋仰冬俯四時而後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於社氏注曰冬獵中狩周之春夏冬冬而後行冬之狩天子書魯守
子論為非欲行夏
時而陽三陽
二月皆為歲
三代進用之以為
歲首然則改元
不改月數與冬不
可為春之說也
一編明矣以三年
春為建寅之月
其夫同上

三年此皆惑於偽書秦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夫
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
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後元年後元陽氏曰果重事於西
伯即位已改元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
元而反不改元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其元由是言之謂
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
文王受命改元武王一年者亦惑也書序十一年之說也詳見序
篇又按洪氏曰武王一年者亦惑也書序十一年之說也詳見序
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
子之月而經以春為建子之
亦言
春寒
賜
其
顯道問先儒中
知有何據曰自大史公以來皆如此說了但歐公力以為非東

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是
有這一箇良辰
是當初
不
于
決
正
曰
邦親之也豈有尊之也哉
士眾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
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置聰
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置聰
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士明聽誓
追稱之也
惟天地萬物
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至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夫乾元乃物資始
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竟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
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瘵殘疾得其所生寡孤獨
其養率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以養之者又所以為民
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為民
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

此更易一尚格言
王
此更易一尚格言
王
此更易一尚格言
王

林君對之問有愆其
事宋魯王備年
事神祇言者其
維至於朕無德
可能知教者鬼
則則鬼或畏懼
不敢為者不知有
天地鬼神則只為
惡何所不至故言
不祀而湯伐之討不
祀而武代之也

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其甚底事若泰伯當武王之
之世也只是為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
商之中出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入中國太
王所以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箇荒涼之地大王自去立箇家
計如此並陳氏大猷曰敬者乃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
答徐元聘陳氏雖至愚猶知敬天今紂不敬宜其報惡
日深也○新安陳氏曰蔡氏愚謂以下
七句曲為文王文飾不若語錄盡之

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命後心乃夷居弗事上

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

吾有

則商

乃謂

觀政之事非

有心受得各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

不

彼即

人矣

三

林

錢

作

子昂敢有越厥志

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

救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

出現於世聖人亦為此光明

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

你不曾做底我做下樣子在

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拄

持便顛倒了少間脚拄天拄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好也由你所以又寫之立吾

朱盛既于凶盜乃曰

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

矣後改也夷踣踣也武王

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

性者也受之慢神如此

九有懲戒其悔慢之意

則觀政之說必无此理如

也為之臣子者敢以兵脅

以觀政矣謂政之勤怠美惡

死也○林氏曰如原

龍綏四方有罪無罪

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

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

佛經云佛為

一大事因緣

要持守這裏教你曉

持便顛倒了少間脚拄天拄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好也由你所以又寫之立吾

好也由你所以又寫之立吾

泰誓上

左右

在

伊

武

王

伊

尹

所

謂

萬

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籠絃四方只是出關
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纔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堯
相上帝蓋助上帝之所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
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不
有得其一二而師陳氏曰後世之君刑政徒尚教化不
之道則絕無矣卓立不知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武王之意謂紂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紂定天下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孟子引書曰其助上帝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同力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德度義受有臣億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萬心子有臣三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也制事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力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道猶路也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物當然之理決不可不由者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須能行此道而有得於吾心然後可謂之德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者得也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於身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然必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洛若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數萬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見所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貫通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長惡也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約之惡如繩貫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物其貫已滿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宜于家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子小子畏天之威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受命于天子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廟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禘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受命文考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巳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德在夙夜祗懼敬而不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敬聖任分焉與亡刑焉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受命文考類于上帝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之子弗順天厥罪惟鈞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全不誅紂是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者與同罪也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氏曰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

泰誓上

造七列
及祭名

正義引
律故

何所
德不
不盡
則不
足以
盡君
道矣

爾尚弼于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矜憐於民民所欲天必從

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無幾輔我一

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民父母以見紂之不能為民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首言元后作

不能為君師也末言民欲天必從以見民心欲亡紂而伐之必

克也去一紂則惡根除故求清四海堯舜禹湯天實與之

武不可失其禮亦曰君亦曰民流也源

惟知時也禮亦曰君亦曰民流也源

陳氏經曰君亦曰民流也源

夷大公

紂而除

天而

惟

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以武成
曰周師初發以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至

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日行三十里凡三十一日渡

曰
言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

自近
也中下篇先及西土立法

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

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

作仇殍權相滅無辜劓天穢德彰聞

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

泰誓中

呂氏夫小人曰相仇

滅何至於無辜乎
蓋小人既以私而相
害則無復顧慮矣
至漢季上氏唐李
林甫楊國忠初
利相為用後以
利相傾其禍卒
以延及無辜在彼
顛覆生美惡矣

傳知元良為微
子者以殷王之子
長且賢而又去國
也如諫輔為此干
者以副心為賊害
之事也

按曰此說為為兵
謂之誅討等傳
因之訓或為代謂
伐之或或或或或
為大謂心是或商
猶詩言漢代大
商不如前說
孔丘大提孔說
節等

百史反字本作
御言通用後做此
史記註在斯中矣
地名案字記壽
商府王屋廟乃
召康公之邑歸
有召康公之邑
康董董利
武同元視天聽
便是理否未于由
這裏有此皇
宰底意

秦誓中

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惟
于上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
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

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若桀

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

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虐傷厥監惟不遠在

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畔

必克卑句引季夏去也古

三句既命

而必林氏

然之氏曰按蔡傳言伐之也

訓成謂以兵戎伐之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維有周親不如仁人夷平也夷人

相上下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

顛倒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紂維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

至親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

可特馬氏曰亂治也或曰亂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視我塗人

往之等也

百姓本

火也馬氏曰亂治也或曰亂

以視則視我塗人

曰若則視我塗人

便是則視我塗人

民視則視我塗人

天聽則視我塗人

自我則視我塗人

呼善

傳善

傳善
王后也
公也
文母即
大也
治平
下同
於善
陸反
表反

斷現

陳謀曰于湯有光
乃武王之考時朱
子於孟子註此
於湯伐桀又有
與此得本意者
雖亦一美以本
之意
師凱曰于湯有光
言成湯公天下之
心至武王而始得
明白於天下如云
發清德之幽光也

呂曰前晚曰予有
目三千惟心此復
曰乃一德一心死心
無常而不知也

民視聽遠裏有些主宰底意思庚申仲問天
也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
隨他所謂今既曰視聽即理又如何會視
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為異知其異不
新安胡氏曰百姓有過恐只如萬方有罪
在予一人蓋以其身任天下之責不如是
不足以為天吏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桀於湯
之心為益明向於天下也自昔
之宗社謂之湯離可也然湯
有私於已者武之事皆之湯
則伐也

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力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

克永世

惟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
歸此一心立定厥功惟
者蓋有
不能
此亦
之戒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

士古者天子六軍大國

士曰嗚呼我西土君

侮五常荒怠弗

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

林氏曰君子統上下而言越王勾踐伐吳以其私卒君子

六千人為中軍則士卒亦可言君子益贊禹曰滿招損謙

林曰此言
周武無
畏之非
此
也
林曰此言
周武無
畏之非
此
也

受益時乃天道湯亦曰天道福善禍淫與此言天道意同○
民曰天有福善禍淫之德顯然甚明禍福之來各以類至其類
亦甚彰○新安陳氏曰蔡氏以顯道
合五常言不如張氏得本文正意

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

其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

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變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

行天罰斷所也孔氏曰冬月見

比千難中之說記云此千強諫

地奇也

炭令

之刑

姦邪

輕廢毒

降是喪亡

公羊傳哀十四年三月歸死子

况予何木注况斷也

我則讎獨夫受其佳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

務本

迪也夫受大

天命

武王

植德則其滋長去惡則

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

離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為果致

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

曰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若君民之分豈以

我而遂離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

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

其德尤著於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

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

秦晉下

同馬名曰三王誓於
軍中或誓於軍
門之外或交刃
而誓

衛州今河東山道
衛州今河東山道
衛州今河東山道
衛州今河東山道
衛州今河東山道

蓋則三月當辛酉
朔而四日甲子
師說曰王無自用
威之理得以此傳史
記以爲或新約頭
三說也
程伯玉曰前篇言師
長也備天子之六卿此
言三卿乃指大邦治
事之臣不道其地
而悉言之也首言西
土之人指周之臣民次
之及邦之居及其治
事之臣又及之遠文
十國其存皆然也

故武王於誓師之
未歎息而言之
子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

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之不敢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
爲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發於言自然如此非有一毫作偽於其間也○愚謂事幸而集
則文考之功不幸不集則予小子之過善則稱親過則稱己禮

所當然也又按三篇三數約之惡發舒萬民之氣天怒已極人
怨已深不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已無商矣嗚呼豈非萬世之求

哉

地名在
牧野

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
衆前既有泰誓二篇因以
禹征苗誓只數語其誓湯

時甲
右秉白旌以麾曰逆矣西土之人

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爲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爲
儀耳旌揮中鉞也

武成言
奕武
遠而
勞之

友邦
夫長

旅之誓戒司空王士治壘壁
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

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
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

擊微盧彭濮人

約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
所服殺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家君則泛指諸侯

而誓
者也

上庸膠濮即百濮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
者蓋先零卑丹之屬彭今屬武陽有彭上擊微缺則知此數國

楚庸濮在江漢之南楚
之帥也

及庸蜀羌

楚庸濮在江漢之南楚
之帥也

楚庸濮在江漢之南楚
之帥也

楚庸濮在江漢之南楚
之帥也

楚庸濮在江漢之南楚
之帥也

楚庸濮在江漢之南楚
之帥也

楚庸濮在江漢之南楚
之帥也

牧如子
侯身庚
親之身
作甲子
林音母
朝如祭
北氏曰
近三
地者
林音東
廣月歲

諸侯解
蓋可徒
可馬空
無家軍
宗伯也
之身
自年

陳樸曰厥遺王父
母手如左傳云先
之遺姑姊妹

夏曰考師之初六曰
師出以律否臧凶蓋
浮言出師不可無紀
律也故武王誓師
之終尤肅其紀律

遷陸亡馬本作禦
禁也

皆西南稱爾戈比爾于立爾矛予其誓稱舉戈戰于楯

命王曰古人有言曰北維無晨北維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北維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

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而家道索矣將言糾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曰

大夫耶大夫耶

九于商邑九于商邑

恭行天之罰恭行天之罰

夫子夫子

夫夫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貔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貔

役西土勗哉夫子役西土勗哉夫子

其于爾躬有戮其于爾躬有戮

報善

解

統約屬
出格圖

唐孔氏曰識其政
事亦略也

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讀其味之有戮者軍事以嚴終亦威克厥愛之意辭既肅然後發命則人無譁而聽者審矣自天罰所以明審法令而示行陣之禮也自戰之勇無怨之仁也以至仁伐不仁而無畏戒懼尚如此斯其為王者之師歟

武成

史氏記武王

武成二字遂以各篇家多以為錯簡然反覆告羣后之辭而實史官叙

武王當時自稱如此也亦如五之當為四月晦未如此篇先生尋叙其後壽之辭亦與湯若相類但此辭却無結殺慶亦非告其功烈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

伐商

推之當是

也周錫京也

已武王乃朝

尚書之辭

登日辛亥祀

王朝步自周于征

百商建丑

也旁死魄

漢大引武

若登若

周文

周文

陳樞曰按藥氏以一月為建寅之月二孔之說不合宜經以前漢律歷志言周師初發以殷土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戊午渡孟津明已未冬至以師氣證之則武成道正紀月數而非夏正明矣

林曰是時正朔未定不可云五月其時已為周又不可云商正改但三月

武成
武成二字遂以各篇家多以為錯簡然反覆告羣后之辭而實史官叙

言太王肇基王迹則到太王時周家已自強盛矣今史記於周

惠王三十七年書襄王元年而竹書紀年以為後元年想得當

時文王之元年廣周自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

命之元其勢自爾至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一

乃稱其至德若非問使文王亦須取了孔子

而不為若也非問使文王亦須取了孔子

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

王做來詩載武王式功既伐于崇作邑于

如此度必不終音

來武王却

以服事

容髮

而止

土具

那時

簡道

考之全不

實始

一節

方同

山之

意出

我阿

施張

受之

於商

八倒

事惟

列國之君者莫非勉之以王道
先王后綴又云我先王不密章昭註
以契為文王建之篤之基之勸之成之有
而為之耳意謂十五六世數百十年積
今日非一朝一夕之煥起以聲動諸侯
儒謂西伯受命稱王十三年者妄也以紂
執而囚之至其叛已稱王反優容不問者
情耶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王安能服事商乎謂西伯稱王起於何說
信也夷齊義士也方其辭國而去聞西伯
之賢共往歸之使西

伯紂王是替叛之國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土伐紂始以爲非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恭聖王十有一年說者因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君喪二年并數之爾故以元西伯聽震商之命謂之受命以爲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久矣中間云云見恭聖王傳學若知西伯生不紂王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燦然一時惠衆說之紛紛惑亂當世故修六如去聖稍遠諸家小說復因古六經相亂自卓然一信於六經則十有二年武王即位之十二年爾復何疑哉

王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

于商之暴

逃于

略也

取祗承上帝以遏亂

言虐衆民爲天下逋

周王發將有大正

帝而湯絕亂

帝在文

此當

此言

侯其詩

相率以爲已使恭天成人命肆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

用附我大邑周

綏厥士女惟其士

惟

或曰夏氏說

王氏以仁人爲微子之徒自言夫微子歸周乃在克商之後若武王未克商而微子歸之視宗國顛覆無不忍之意豈仁人哉

說文宜假也言屬篚似篚耳書實玄黃爲篚此則篚不虛帶矣

武成

傳華胡化

盛時征

史記武王命閻天
封比干墓
宋寧記墓在衛
州汶縣北十里

林曰孟子謂及信
言不如無言善
後世好殺之君指
武王為口實故為
此後本塞源之論
此孟子所以有功
於武王也聖之血
流漂杵是紂象
自相攻刺以至若
是亦可謂以孟子
言而疑其無是
事也

有神尚克相子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
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
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到戈攻于後以北
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曰政政由舊釋箕
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武成

克之史臣謂之矣天休命而可謂
會如林
前徒到
臣指
日囚
遂至
不待
辭反紂
顯德之
而馬之
于世紀云毅民言王之於仁人也
之於賢人也
服之
緣當
文自
踐相
兵初
是也
解作
紂也
血流漂杵其甚之言也
使膠葛侯周師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
日吾兩而行所以救膠葛之死也然則
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
臨戰不敵以勝自必待天也蓋謂雨止
儒雨止畢陳蓋過論也周師未嘗血刃
之叛商歸周如陳氏曰先驅燕之平民
昭然在哉易曰先驅燕之平民陳後乃
之深遂因此易曰先驅燕之平民陳後乃

戊午
陳其刃
天
劉都皓

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子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
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
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
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此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
大定乃受商受命由維其子囚封比干墓武商

密姓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
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

弗服既生胡底升冢君既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
于周廟邦甸夫菁奔走執豆蓬越二日庚戌柴

望公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
大王肇其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家邦畏其力小邦懷其膺天命以撫方夏大
年大統未集予小子

其承厥志恭夫成命肆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列爵惟五分土惟二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余考定讀如此大畧集
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卜文及漢志日
辰推之其序當如此月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
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魄六日諸侯百丁

按史記武王克商二年似箕子以元道此附會泰誓序文上之誤也

正義曰此篇周史所錄而傳引之即曰商書者以箕子商人所陳也

漢樂浪郡故租與中國絕武帝元封三年始開案守記云平朝鮮廢城即箕子受

朝鮮史記書隱云音湖山以有山水故

漢志樂浪郡有朝鮮縣

朱曰柯國材

言武王伐殷叙謂十有一年書

不是憑洪範

年明矣必是

當年厄商使

釋箕子因而問

之若十年釋

應如達此

陳播曰斯民

之生上棟下宇

群居聚處取

使之然哉

天意有以然

相其間而其

常理實不難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箕子以天道箕子以

洪範陳之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

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數今古文

皆一洪範一節首尾都是歸皇極上去蓋人君以

福所以歛聚五福以為皇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

五行厚以政協五紀以結裏箇皇極又須是敬五事使

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自潛疑便是考之

於神庶幾便是是驗之於天五福是體之於人這下許

多具維持這皇極格言讀北

五行二則五事三則

後庶幾五福六極

古人

陳洪範曰箕子之言

之漢易曰當殷之末周之初也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若因箕

子之言而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

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

陳洪範也天以

王而不

箕子之

王

惟十

我問為臣僕

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

陳洪範也天以

王而不

箕子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一政者之所以
因乎天 師曰
食貨司空因天
施地生之利曰
祀賓曰天叙天
秩之典禮曰冠
師則曰天討之
常刑也

朱子易學啓蒙
一段載此

孔子曰此以上為
所叙 唐孔
曰以此下其子
所演

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用
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
者治之入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
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大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
也三德曰又所以治民也德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
以省過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
用無過而非用也皇極不言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
之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也
也人君治天下之法
是就
極口
是就
極口
是就
極口

又參
成又參
敬五事厚八
極者也德既
至五五亦居
方可以
四考
用考
讀考
後考
而考
有考
謀考
有考
有考
行考
以考
則考
天考
皆考
以考
本考
五行考
皇考
五考
事考

此九疇之綱
也在此天惟五
行在人惟五事
以五事參五行
天人合矣八政
者人之所以用
乎天五紀者天
之所以示乎人
皇極者君之所
以建極也三德
者治之入也福
極者人感而天
應也五事曰敬
所以誠身也八
政曰農所以厚
生也五紀曰協
所以合大也皇
極曰建所以立
極也三德曰又
所以治民也德
疑曰明所以辨
惑也庶徵曰念
所以省過也五
福曰嚮所以勸
也六極曰威所
以懲也五行不
言用無過而非
用也皇極不言
勸非可以數明
也本之以五行
敬之德明之以
稽疑驗之以庶
徵也

微知陵反讀作證非

治之所
治去
錄事

夏曰御用威用者人君欲民知所慕而為善則以五福勸之使知為善者必得福人君欲民知所畏而不敢為不善則以六極威之使知為不善者必得極

終而極不建而天人之道胥失之矣此九疇之極在皇極而自
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在敬之一字也又曰自誠全德
五身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故曰五紀乃政教之綱
為天授人有不可後推步以驗以人合天故曰五紀乃政教之綱
庶徵驗吾之得失於天也極極驗吾之得失於民也
威畏也古者畏威通用六極之極窮也苦也。張氏曰御極之
柄以人主論之則在天以民論之則在人主。復齋董氏曰董
仲舒劉向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極五者奉合相從
雖其援引春秋經傳以發明其說則不可不信然其所配止於五
者而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四者則不可得而配此其為說固已
拘泥不通至於度徵分配五福而六。荷其一而無所當則於
外徵各增其一曰皇之不極。罰常陰厥極弱此則於
外徵各增其一曰皇之不極。罰常陰厥極弱此則於

夏曰水性澀故
潤下或搏之或
激之有時不潤
下者非常性也
火性燥故炎上
或抑之淫之有時
不炎上者非常
性也曲直者本之
常性也雖有夫
剛而不遂其宜
者非常性也從
革者金之常性
然有頑鈍而不
可用者非常性
也土性能生
萬物故以稼穡
言然有稂莠而
不利於種者
非常性也故其
子即其常性而
言曰之爰稼穡
苟非耕種耘耔
則其功莫能成
故以爰言之猶
言於是乎可以
稼穡也由其性
而作成之則有自
然之利水之無
源未嘗鹹也流
既久而苦之味始
成則苦者炎上之
所作乎金之在鑪
未嘗辛也自成器
而後生鏽而其味
辛豈非從革之所
作乎至於土之始
稼穡亦未嘗
及耕而耨耨而
獲而後其味始
甘則甘之味豈非
稼穡之所作乎此
五行之味皆由其
性中作成之也

火行

炎上

金土者五行之生可止天
金土五生土唐孔氏曰萬
物成形以數著為數五行
性也故不曰日而曰爰爰
於也於是

火性燥故炎上
或抑之淫之有時
不炎上者非常
性也曲直者本之
常性也雖有夫
剛而不遂其宜
者非常性也從
革者金之常性
然有頑鈍而不
可用者非常性
也土性能生
萬物故以稼穡
言然有稂莠而
不利於種者
非常性也故其
子即其常性而
言曰之爰稼穡
苟非耕種耘耔
則其功莫能成
故以爰言之猶
言於是乎可以
稼穡也由其性
而作成之則有自
然之利水之無
源未嘗鹹也流
既久而苦之味始
成則苦者炎上之
所作乎金之在鑪
未嘗辛也自成器
而後生鏽而其味
辛豈非從革之所
作乎至於土之始
稼穡亦未嘗
及耕而耨耨而
獲而後其味始
甘則甘之味豈非
稼穡之所作乎此
五行之味皆由其
性中作成之也

曰示匹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

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

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下九疇之
性也故不曰日而曰爰爰
於也於是

火性燥故炎上
或抑之淫之有時
不炎上者非常
性也曲直者本之
常性也雖有夫
剛而不遂其宜
者非常性也從
革者金之常性
然有頑鈍而不
可用者非常性
也土性能生
萬物故以稼穡
言然有稂莠而
不利於種者
非常性也故其
子即其常性而
言曰之爰稼穡
苟非耕種耘耔
則其功莫能成
故以爰言之猶
言於是乎可以
稼穡也由其性
而作成之則有自
然之利水之無
源未嘗鹹也流
既久而苦之味始
成則苦者炎上之
所作乎金之在鑪
未嘗辛也自成器
而後生鏽而其味
辛豈非從革之所
作乎至於土之始
稼穡亦未嘗
及耕而耨耨而
獲而後其味始
甘則甘之味豈非
稼穡之所作乎此
五行之味皆由其
性中作成之也

火性燥故炎上
或抑之淫之有時
不炎上者非常
性也曲直者本之
常性也雖有夫
剛而不遂其宜
者非常性也從
革者金之常性
然有頑鈍而不
可用者非常性
也土性能生
萬物故以稼穡
言然有稂莠而
不利於種者
非常性也故其
子即其常性而
言曰之爰稼穡
苟非耕種耘耔
則其功莫能成
故以爰言之猶
言於是乎可以
稼穡也由其性
而作成之則有自
然之利水之無
源未嘗鹹也流
既久而苦之味始
成則苦者炎上之
所作乎金之在鑪
未嘗辛也自成器
而後生鏽而其味
辛豈非從革之所
作乎至於土之始
稼穡亦未嘗
及耕而耨耨而
獲而後其味始
甘則甘之味豈非
稼穡之所作乎此
五行之味皆由其
性中作成之也

五行之
論說

陰陽陰陽分而為五行大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理必寓乎氣
陰不離乎理故入一水生木天三生木天五生土二名皆陽之所
陰陽陰陽分而為五行大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理必寓乎氣
陰不離乎理故入一水生木天三生木天五生土二名皆陽之所

伏生五行傳曰：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此孔氏考蘇氏西山、蔡氏皆附和五行傳為說。惟蘇氏援醫家之說，謂脾主土，故為脾主；金發為言，肝主事，故為視；腎主水，故為聽；心主火，故為思。此雖有據，而不獲夫肅人哲謀，理於兩陽，煥寒風不相通也。蘇氏推勉齋黃氏之說，謂五行有配，有屬，配者對時而為。

伏生五行傳曰：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此孔氏考蘇氏西山、蔡氏皆附和五行傳為說。惟蘇氏援醫家之說，謂脾主土，故為脾主；金發為言，肝主事，故為視；腎主水，故為聽；心主火，故為思。此雖有據，而不獲夫肅人哲謀，理於兩陽，煥寒風不相通也。蘇氏推勉齋黃氏之說，謂五行有配，有屬，配者對時而為。

度耳程氏強以為屬，豈有兩屬哉？語錄曰：思言視聽言之則則思所以為至於內，亦近者強內，此其次序也。

人傑說得順他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八度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他云：貌是濕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濕潤。雨皆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他都是。以類配，問問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曰：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之謂睿。作肅恭屬水，水有細潤意思，人之舉動亦欲細潤。聰作謀，謀屬金。金有靜密意思，人之為謀亦貴靜密。真務又謂理治。恭作肅，肅主肅作聖，此學問之極功。盡性踐形之事，並東齊集傳伯謨云：老蘇著此，論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為洪範五行傳不可。察此亦自具既發則後出，有忽天之心。先生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其事應道天。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之罰。其皆書傳之文也。蓋木有華，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此第五事，以生數至於五事求之。性相克合矣。先民之論五行也，水性智而性信，而事思。性仁而事貌，金性義而事言。土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五常次第，所以然五事從之，所以亦然。古洪範論東坡亦同。所以然五事從之，所以亦然。古洪範論常之序，思以言，為五，黃帝。捨此無以治病。漢儒以言為主，火自水得之。偏於陽，或偏於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質陰氣陽，身之全體，故貌言為大耳。目聰明，虛者故視聽次之。又曰：以造化生人之初，驗之便自胸合。一生水火，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形，亦若造化之有火也。地二生水火，便有氣人有體，便能成有聲者，氣之所為亦若造化之有火也。陰而火陽，貌亦潤下，火但能炎上，其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之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微菴程氏曰：人之始生，精與氣耳。精之凝為貌，氣之出為言。精之顯為視，氣之藏為聽。其生宰為思，又曰：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自西京以來，說者不一。牽合傳會，莫能相通。十有餘年，幸黃勉齋而後定其言曰：配與屬不同。

新安陳心德首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何以言之？兩陽煥寒風皆時建極之驗也。五者恒而不時不極之驗也。此人君所當念者，察者也。

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
知上帝命越天棊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
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

易詳於也發其舒故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樂昏德
明人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罔知天命及天輔
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足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於征伐
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
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先儒皆以十人為

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亦恐未可以為迪知帝命未可以為越
天棊忱所謂迪知者罔行真知之詞也越天棊忱天命已歸之
詞也亂臣十人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
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

陳氏曰言則十人之為亂臣又向疑哉
是伐是肆○林氏曰工莽大誥亦曰肆哉
陳力是也見義傳○一說我鋪陳辭
十人謂民獻十夫○林氏曰國家有大
有之亂邦若御事皆疑此十人者惠然而

八者蓋哲人也十人所以為哲人者以其
切安陳氏曰爽明國事實由哲人爽邦猶
印民獻十夫即所謂爽邦之哲人也亦惟
命及天之輔忱命德討罪天之法也亦
於常勢危迫如此不辭意明順乎蔡氏必以十人為十亂費辭辨之
以此解之豈不辭意明順乎蔡氏必以十人為十亂費辭辨之
終竟首尾衡決且自爽邦至棊忱十七字中本畧无武王時之
意不過硬說上耳十夫十人前後相應周公十亂之一公不應
自言之也前十夫馬

融訓十亂尤未足據
予求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昌
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寧人

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
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寧人也
而改命我周其於殷人也若稽夫洽田去其狼莠必交更蘊崇
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而後已今也有遺種焉則我何敢不於
用畝之中而畢其事乎蓋武庚
之叛而不法則為不終朕畝矣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
寧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

大誥

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斂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
究人君修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即身自正五者得其
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權疑則龜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
徵則有休徵而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夫便是五福
反是則福轉為極陸子靜荆門軍曉諭乃是斂六極也德明自
皇建其有極以下足總說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
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復贊款正
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數言以下足推本結殺一章之大意答
梁文叔東坡書傳中說得
極字亦如餘見後皇極辨
餘之謂極。林氏曰皇極居中可以包括上下。馮氏曰至而無
居上上終下貫與八疇為九。○
紐五行之統會。新安陳氏曰
仁義曰。曰信之。性亦合也
之也。有。當借無極對觀自至理之妙
自至理之實有言之曰有極九疇全
與而出錫文保極蔡西山曰民享君
與君保之。也九峯蓋用父說而不
及及保極。義然錫汝對
極準之說有意味辨較優云
凡厥

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極準之說有意味辨較優云
凡厥

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極準之說有意味辨較優云
凡厥

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極準之說有意味辨較優云
凡厥

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極準之說有意味辨較優云
凡厥

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極準之說有意味辨較優云
凡厥

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極準之說有意味辨較優云
凡厥

凡厥 爲 回 見 吉 吉

陳傑曰
獨如云
高明如
明之家

君則尤當迎其善意而錫之福也蓋
無虐於獨而畏高明
彼好德為五福之一也福之本也
言無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
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下章之義

有能有為使善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

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其不與賢
是常心
曰進其行

下文理相
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人對之
有極歸其有極

明無偏無陂
無黨無偏王道平

無黨無偏王道平
無黨無偏王道平

無黨無偏王道平
無黨無偏王道平

無黨無偏王道平
無黨無偏王道平

無黨無偏王道平
無黨無偏王道平

得其性情者
也師凱曰性
下當補之正
字
波音祕郭忠
怒何龍云古
作頗唐宗
以此句頗不
有頗音遂詔
改頗為波

復音腹下章同
六詩即六義也

獲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
性調詠之間恍然而悟然則得志其傾斜妙小之念達乎公
平廣大之理人欲消滅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
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機而尤要
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

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一箇道如何如此反覆說只是得人反覆思量入心來則自有
所見矣大雅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無偏無別說也冰錄見後皇
之與既言無偏無黨又言無黨無偏無別說也冰錄見後皇
辨論謂其甚矣若也湯湯通達平平坦夷之意。張氏曰
天下有公好惡不必依也作則
不助違之意至

唐孔文子
應謂
余氏曰
早其是訓于帝其言
曰起語辭數言上文數術之言也言
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為言者

見後皇
極辨
其順
有象
言也
帝言而
也凡民
耳。息齋
庶民極之數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
凡厥

庶民極之數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
凡厥

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
指其恩育而言親之意謂之王者其君長而尊之意
也言天子恩育而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
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
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以經居
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
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
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

洪範

正六曰曰極立
本世德趨時
師凱曰正直即
直平廉即前所
謂無反無側
曰曰人若無治
教之事強非
友之人當以剛
治之刑法之類
是也沉潛之類
所少者其揚蹈
屬故教之以剛
高明之人所少
者心雖志故
教之以柔也
欲其歸於中也

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
徇其已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波
好惡者已私之道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則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
王方會其極也湯湯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道
言是舜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一人君以身上帝而布命
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
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數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則是能不
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其父母以
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
為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
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上也不然則有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
錫禹海岳烝味有不可得如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所以
告武王也夫武王與雅若而有未易言者然試
但先中為中中其所名之者也
非如其所名之者也
至密之體而務為至
立政而墮於濶元帝
賢否皆實
誠誤矣
已下
不為
於人
之者
此之
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
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
柔委順者也沉潛者沉
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
乎矯拂無為也治是也
柔克柔也沉潛剛克以
之用而剛柔之用四也
陽以寄之陰以斂之執其
人資質沉潛者當以剛治
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
洪範

樂友柔克沉潛剛克此陽以舒之人君之所子也
強弗友剛克高明柔克此陰以斂之人君之所奪也



去声
治平

左傳傳四年
云筮短龜長
杜預注曰物
生而後有象
象而後有滋
滋而後有數
龜象筮數故
象長數短
朱子曰筮短
龜長者謂龜
惟鑽灼之易
而筮有劫操
之煩

靈不至踰於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人
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
為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為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
矣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為大同之吉

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此條惟君謀配

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此條惟卿士謀配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此條惟民謀配

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此條惟卿士謀配

龜筮共
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事但筮短龜
長則合故內則可外事則凶

凶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與龜筮皆從
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

可作外則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
則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

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著卦之
皆逆人謀縱有從者

皆逆人謀縱有從者
大以上並東齋集傳

庶民之上龜筮既從而卿士庶民
也我與庶民雖逆而亦吉者以卿

逆而亦吉者以庶民與龜筮同也
定詢謀僉同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故

士宅洛周召管相四方和會卜惟洛食
卒過其曆呂氏曰五者之中三從二

也然三從之中必龜筮之從乃可蓋龜
也然三從之中必龜筮之從乃可蓋龜

庶民或別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庶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

曾曰此言念
用庶徵也

其性剛而五行為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事為之
說驗之於古則鑿而不經推之將來則膠而不應又以福極強
配五行而以弱配皇之不極非鑿發○復齋董氏曰將以防其
君之失適以啓其君之惑○伏生五行傳云貌之不恭是謂不
肅厥罰恒雨惟金沓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暵惟水沓火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沓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謀
厥罰恒風惟木沓金水火沓上
曰王者惟歲卿士惟

月師尹惟日

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
蓋兩陽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條一歲之利害有條
一月之利害有條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言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當省者一月之事以下
皆然然則王省惟歲三句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備
林氏曰

以下
錯節
皇極
省蒙

章家用平康
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

日月歲時既

易百穀用不戒人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休徵
此覆
理小
歲月

致友則為夕
集傳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

雨日月之行則有夏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十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

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

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

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一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

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

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

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至至從黑

道立夏至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

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

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失得故但以月

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

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

洪範

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漢志無南字

